

## 女人只合巴黎老

文 | 高远

先从初到巴黎的冬季说起吧。我曾以为巴黎的冬天是一片翠绿、满目诗意的。沿着塞纳河的石阶上岸，青苔上遍洒银屑，漫天飞舞的雪花投水而没。巴黎的冬季原来不只温香软玉，更有朔风透骨和雪花飘扬。那时节，河边一对对情侣缱绻依偎，女孩子穿薄衣，着短裙，无意寒风料峭。

我想，这就是巴黎的浪漫吧。此情此景，将我心底的梦巴黎从历史烟云的远景里慢慢拉近。

走在香榭丽舍大街，街上的女人居然多数小衣襟、短打扮，像过炎炎夏日。我揣摩着，这可能就是所谓的流行，与种族、肤色、季节无关。回工作室的路上，看见几个老妇人穿巷行走，发现她们竟也着裙，只不过是长裙罢了。我简直迷惑了，巴黎女人的裙思裙意竟如此缠绵？后来朋友告诉我，巴黎女孩儿穿裙，是花都永不消退的流行色；老妇人穿长裙则与流行无关，她们坚守的是法兰西的民族传统。她们心中，除长裙外，一切均非正装。

巴黎女人与裙水乳交融，哪怕朔风凛凛的冬季也要温柔面对。少女出落成了少妇，老妇蜕做老妪，人已老，情未变。巴黎是阴性的巴黎，一座彩裙飞扬，柔情似水的城市。

朋友曾笑言，女人只合巴黎老。我说，女人居巴黎，非得具有点儿要美不要命的牺牲精神才成。我倒是羡慕那些风流潇洒的游人们，寻梦一般一次又一次的去了巴黎。

朋友，你呢？那色彩斑斓的巴黎，你可曾到过？

饭，陪母亲逛街，享受平凡的幸福；也许我会继续做从前的那份工作，让自己永久地归依，安宁。

我在陌生的国度做了陌生的旅人。一个个熟悉的驿站从我的脑海里掠过，常常是刚刚打开上一次旅途的行囊，又开始打点下一个航程的行装。求学、求职、求生存、求发展……一个“求”字，被汗水和泪水浸透了。隐约中我听到了三毛一嗟三叹的吟唱：为什么流浪，为了梦中的橄榄树……

风起，草坪上的秋叶开始了冬之舞蹈，把心中的期待舞得淋漓；风止，秋叶悄然落回草坪，留下一声凄美的叹息。我恍然觉得自己将终生与树叶为伴了。在生命的七月我飘离枝头，顺着小溪飘入河流，如今又漂入海洋，离开了曾惠赐我滋养我的土地。

“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常包含泪水？因为我爱这土地爱得深沉。”

在我故乡的土地上，有白桦，绿柳，骄杨，劲松。我希望故乡的树禁得住风雨的摧折，日益挺拔。当容颜枯黄时，我会回到树旁，觅一方绿荫，栖息我不安分的灵魂。故乡的树，是否听见一个属树叶的女人心的低语，心的祈祷……